



草原新史

烏兰巴干著

草原新史

烏兰巴干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保 彬 装 幀

草 原 新 史

书号 10088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紹 兴 路 74 号)

字数 166,000 开本 846×115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1}{2}$ 插頁 2

1965 年 1 月上海新 1 版 1965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2000 册 定价 (3) 0.88 元

(原上海文艺印 75000 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这是蒙族青年作家烏兰巴干的小說特写选集，收有二十篇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满怀热情地描繪了內蒙草原在党的光輝照耀下的新气象、新变化，着重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嶄新的生活，惊人的发展。作品描塑了不少草原上先进人物的形象；这些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人，身上都閃耀着艳丽的共产主义光芒。

目 次

阿拉坦娜	3
牧場上的春天	18
馬場主任	27
馴馬姑娘	43
草原上的小摔跤手	50
初春的山谷	89
鄂倫春姑娘	105
在叶荷塔拉草原上	119
故鄉的變遷	129
兩姐妹	136
女主任散丹琪琪格	143
第一個春天	157
紗林花兒	167
紅旗手	176
草原新史	192

胡克楚巴特	202
上校的母亲	213
桃花村	226
曹連玉和巴吐敖斯尔	242
草原上的拓荒者	257
 后記	 268

草原新史

草 叔 蔭 文

阿 拉 坦 娜

我在十年前就認識錫泥河苏木^①拉喜道布頓的女儿阿拉坦娜。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子，手里拿着一条短柄的馬鞭子，总是騎着一匹馬，和爸爸一起，在草原上风里来雨里去的放羊，十天半个月也不回家一次。我和她头一次見面，是在野甸子里。她爸爸认真的向我說：

“我这个姑娘是我的好大的帮手呀！用小子我还不换呢！”

这是夏天，阿拉坦娜的紅团团的小臉，被炎热的太阳晒脱了一层皮。她听了爸爸这短短的介紹，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自然的垂下了头，可是臉上显出滿意的微笑。

她爸爸是个直性人，好飲酒，要是醉了，就不顾一切的躺在野甸子上睡大觉。这时候只有小阿拉坦娜一个人牧羊。有一次她爸爸喝醉了酒正在睡覺的时候，突然一只狼从远处襲来，冲进了羊群，刹时将羊給咬倒了好几只。小阿拉坦娜来不及叫爸爸，忙騎上了馬，抓起爸爸的套馬竿子，飞驰进羊群里，那只狼一看来了人，抛下羊群逃走了。小阿拉坦娜不放松的追馳而去。当爸爸醒来的时候，小阿拉坦娜已将狼用套馬竿

子套住。回来的时候，它已經被勒死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一个热爱劳动、性情勇敢、充滿着智慧的姑娘。

今年六月，我因为去一个辽远的地方采訪，順便又到了錫泥河苏木。錫泥河地方和解放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了。那綠茸茸的草原，那銀色的錫泥河，象用銀絲綫綉的銀盘腸花紋一样美丽。翠綠的楊柳，垂着枝头并列在河的两岸。牧羊人的吆喝声与牲畜的咩叫声，連奏在一起，編成了美妙的旋律，在这幸福的天地間旋轉。

我看到这种使人无限兴奋的情景，忽然想起了十年前的小阿拉坦娜姑娘。她的住处我似乎还没有忘記，于是放开了馬，順着河岸走了几里路。河的彼岸一个草原的平坦地方，座落着数十个新的蒙古包。我感到奇怪：从前这里沒有这么多的蒙古包呀！我向一个行路的人了解，他說：去年这里已經成立了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从几戶发展到几十戶了，把爱里^①的名字也改为了烏兰格尔勒^②。

我来到爱里旁下了馬，挨家挨戶打听阿拉坦娜的蒙古包。我所打听过的許多蒙古包的主人——老人們和儿童們，他們不但不知道阿拉坦娜的蒙古包，而且还說連这样的名字也沒有听到过。我有些失望了。我想：她也許是搬走了，这里都是新来戶，所以不了解。

① 区一級政府。

② 屯子。

③ 紅光的意思。

我牵着馬从爱里中穿过，走过爱里西头的一个蒙古包旁时，見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紅緞子衣服，坐在蒙古包門口綉着花荷包。她身边有两个小羊羔跑来跑去的玩耍着。于是我走近了小姑娘問道：

“小妹妹！你知道不，阿拉坦娜的家在哪住？”

我順口将阿拉坦娜的父亲的名字也說出来了。

小姑娘一听我問的話，忙将綉的花荷包藏在身后，慢慢的站起来，停了一会，才笑了笑說：

“啊！你怎么連我姐姐的小名都知道！”

我高兴的說：

“那么說，这是阿拉坦娜的家了？”

小姑娘用点头回答了我。

我将馬拴在哈夏^①的門栏上，进了蒙古包才想起来：十年前这小姑娘成天背在媽媽身上，媽媽有时背着她出去撿牛粪，她哭鬧的不行。

小姑娘将花荷包放在一旁，忙給我燒奶茶。我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訪問起阿拉坦娜的情形来了。小姑娘一边笑着，一边比手划脚的說着。

原来，阿拉坦娜在很早以前就改了名字。她第一次組織牧业生产互助組的时候，很多有落后意識的男人，对她抱着嘲笑的态度，都这样說：

“一个姑娘人家，怎能领导这样大型的牧业生产呀！”

① 牲畜圈。

阿拉坦娜的爸爸和媽媽听了这些不三不四的話，三番五次的劝說她：

“我們当老人的，对自己的亲骨肉总是抱着无限誠懇的态度来教养；組里的男人們都看不慣女人当組长，我看算了吧，还不如在家閑呆一两年，然后找个可心的对象……”

阿拉坦娜听了这話，紅脹着臉，气得眼睛都起了紅絲。她一口咬定的說：

“这些事爸爸媽媽不用費心，我自己来处理；要是听那些落后男子的話，那我們就要放下生产，放下建設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

三四年里，阿拉坦娜領導的互助組，牲畜增产数字每年都增加。某些組員对她的看法也有了轉变。但，組員們总是不习惯女人領導互助組，所以，建議阿拉坦娜改一个男人的名字。阿拉坦娜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烏兰格尔勒。

三年前烏兰格尔勒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几年来一直是担任青年团的支部書記工作。建社后她被选为烏兰格尔勒牧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去年又光荣的被选为旗人民代表。

小姑娘一边介紹一边又拿起她方才綉的花荷包向我說：

“我姐姐最近要結婚啦，要我来帮她綉荷包，这是我姐姐自己設計的样式。”

荷包上綉了一道河，河上边綉了两只飞翔的銀色鴿子。这两只鴿子翅膀接着翅膀，給人一种亲切幸福的感觉。我看看荷包上的鴿子，仿佛看到了阿拉坦娜少女时代的勇敢的姿态，

和那忠誠的微笑的面孔。我心里暗想：她可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啦！

我和小姑娘閑嘮时才知道：阿拉坦娜赶着社里的大馬群去走敖特尔^①，她爸爸去社里剪羊毛，媽媽在甸子里挤牛奶。

中午时分我打算繼續赶路，但，总觉得不亲眼看看阿拉坦娜心里很遺憾；再加上小姑娘再三的要留下我，所以，我决定在此住一宿，第二天再赶路。我出外松下了馬鞍子，回蒙古包时，小姑娘坐在一旁又綉起荷包来了。中午的太阳热烘烘的，从蒙古包的烟囱口斜射进来，整齐而美丽的蒙古包里十分靜寂，只有小蟋蟀从箱子后面伸出头来小声的唧唧叫着。包里左侧哈恩架^②上挂着两件尊貴的奖品，那上面的金字被阳光照着，閃着燦眼的光亮。我以好奇的心情走到旁边一看，是两面錦旗，一面写着：“打狼保畜”，奖給打狼模范烏兰格尔勒。另一面写着：“抗灾过冬”，奖給救灾模范烏兰格尔勒。我看了这两面光荣的旗帜，情不自禁的又問起小姑娘来了：

“小姑娘，你姐姐是这么多的模范呀！”

小姑娘一边綉着荷包一边說：

“我姐姐是打狼模范。前年政府号召打狼保畜，她有一天用套馬竿子活活的套住了六只狼。她还发动別的妇女出去消灭狼害。一年里，她一个人前后打着了二十多只狼。”

小姑娘停了話，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錦旗，她似乎用眼睛告

① 放牧抓膘。

② 蒙古包架。

訴了我，那左邊的錦旗就是上級政府獎給她姐姐的。

小姑娘將眼光移到右邊錦旗上時，更興奮百倍的說起來了：

“去年冬天，一連一個來月的大暴風雪。這是草原上多年來未曾有過的。我姐姐為了社里的牲畜不受損害，成天在大雪里過日子，衣服被雪襲得凍上了一層冰，臉凍裂了口子直流血。在風雪開始後十天，她第一次從甸子裡回來，已經很瘦了，渾身是冰雪，連頭髮上也結成了冰塊。我抱住姐姐的身子，忍不住哭了。可是，她只是說：‘好妹妹，我的身子受些損傷還是小事，那些羊、牛、馬，是我們大家的財產……’姐姐只在家停留了半個小時，又到甸子裡去了，一去二十多天，一直到風雪停了後才回來。這次不是騎馬回來的。”

小姑娘說到这里頓了下，我忙問道：

“坐車回來的？”

小姑娘慢吞吞的說：

“是別人用擔架給抬回來的！”

“她怎么了？”

“擔架一抬進屋，我才看到姐姐的頭和手脚全用藥布包裹着。她的眼睛瞪的很大，但，已失去了光彩。我們一家人都為她耽心流淚。可是姐姐的臉上不但看不出痛苦的样子，反而帶着笑容。姐姐剛從擔架上下來，還未喝一碗熱茶，政府派來的工作員就到來了。工作員代表政府帶來許多禮品和這一面獎旗，一面向姐姐慰勞，一面祝賀她獲得榮譽。旁人也一致贊嘆着姐姐同風雪鬥爭的事跡。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當大雪下

了十天后，平地里堆集起三尺深的雪，以后的日子就是連天暴风，羊草堆大部被风吹散了；羊群在雪地里起着堆，路也不能行，发生了餓死冻死的現象。姐姐看到这現象，立刻動員大家把被风吹散了的草集中起来，送給羊吃。这个問題剛解决，有人来报告說：有一批羊，大約千余只，被大雪給埋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晚上，那夜天又黑风雪又大，姐姐不顾一切，領着十多个人去救羊。她和风雪斗争，用自己的手扒雪，把被埋在雪里的羊一只一只的救出。有时她在风雪里冻麻了身子，昏迷了，可是一醒过来又繼續扒，直到她全身冻僵了为止。”

小姑娘讲完的时候，我粗粗的喘了一口气。我回过头去望着那金光閃爍的錦旗，錦旗上仿佛浮現着阿拉坦娜的英雄的臉孔。她确是长大成人了。我想走的心情全都没有了，无论如何也要等着阿拉坦娜回来。我問小姑娘：

“你姐姐多嚕能回来呢？”

“不一定，也許今天，也許是三天后！”

我們正在嘮着，阿拉坦娜的媽媽和爸爸回来了。老人和从前一样，只是有些胖，头发也白了。老太婆怀里抱着一头剛生的牛犢子，高兴得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綫。我向两位老人問了安。老人对我非常亲热，放下手里剪羊毛的剪子，忙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刀子去杀羊。老太婆一边給我拿奶豆腐吃，一边說：

“我們十年不見的客人哪！十年变化真不小呀！現在我大姑娘是社的主任；二姑娘在学校里讀書，今天禮拜天回家

来帮姐姐綉荷包。”

这时小姑娘出外帮助爸爸杀羊，不久，突然飞也似的跑进来喊：

“媽媽！社里的大馬群回来了！姐姐也回来了！”

我忙和老太婆、小姑娘走出蒙古包向西甸子一看，那里果然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馬群：玉白色的、淡青色的、枣紅色的、黑褐色的，鬃尾厚长的……各种各色的馬匹都有。嘶叫声連成一片。頑皮的馬駒撩起前肢在撒欢；有的馬不知为什么圍繞着馬群奔跑不停。

馬群一时安靜下来。忽然从西北面飞驰来一位騎士，手拿套馬竿子，冲进了馬群，群馬立刻四分五散的成帮成伙的跑起来了。

小姑娘指着那騎士喊：

“媽媽看！我姐姐要套馬！”

我忙随着小姑娘的手指望去，才看准了那位騎士是个姑娘。她騎的是一匹枣紅色的駿馬，身穿綠緞子衣服，头扎着黃綢巾，腰纏着寬大的紅綢帶，烏黑的馬靴閃着光。当馬飞奔起来的时候，她的衣襟飞舞起来，好象五花六色的蝴蝶在草原上自由的飞翔。当她騎着馬冲进馬群时，的确象个勇士上了戰場。

阿拉坦娜冲进了馬群后，寻好了套馬的目标，立即向一匹黑褐色的又高又大的馬襲去。黑褐馬闖出了馬群一直向錫泥河飞奔。阿拉坦娜直追过去，馬蹄子敲着草地，发出有节奏的“格噠，格噠”的音响。我的眼睛随着阿拉坦娜轉动。只見她

的枣紅馬飞速的越过了黑褐馬，然后她机警的轉过身来，伸长了套馬竿子，黑褐馬剛要轉身时，她敏捷的将套馬竿用力一甩，皮套子早已套在黑褐馬的嘴巴上了。黑褐馬一时瘋狂起来，撩起两只前蹄，用全力掙扎。阿拉坦娜喊了一声，用力的攥住了套馬竿子，向后猛力一拉，黑褐馬立即抖着身子不动了。这时候不断的傳來阿拉坦娜清朗的笑声。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飞奔来了一位青年男子，将套住的黑褐馬用繮绳綁好，和阿拉坦娜有說有笑的一同馳走了。

我回到了蒙古包，心在慌，只望阿拉坦娜快些回来。这时老人已杀好一只羊；小姑娘去燒水；老太婆切好了羊肉准备着手煮。一家人正在忙碌的时候，阿拉坦娜回来了。她一进蒙古包，老人就指着我对她說：

“姑娘，你还認識这位同志不？”

阿拉坦娜怔了一下，突然，跑上前来和我握手；我的手几乎被她攥痛了。她笑起来，說：

“你不是烏兰巴干同志嗎？我們一晃足有十年不見了！”

我看着她紅紅的圓臉，模样和小时一样，但，身板已健壯起来：寬寬的胸脯，强壮的臂膊，冷丁一看，真不象个大姑娘，好象一个小伙子。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辮子，順着坚实的双肩垂下来，一直越过了腰带；两只又黑又亮水灵灵的大眼睛，象宝珠似的閃着光芒；短鼻子，厚嘴唇，一說一笑，臉腮上現出不大清楚的小酒渦……我看着她真誠的态度和那美丽而强壮的身子，不覺得說：

“你已經长大了！你的确是个劳动能手呀！”